



滕文公楼

【故地往事】

## 佳节龙灯舞踯躅

□李学朴

龙灯也叫“龙舞”，是汉族民间舞蹈形式之一，在汉代已有记载。《汉书·西域传赞》载：“曼延鱼龙，角抵之戏，以观视之。曼延者，即张衡《西京赋》所云：‘巨兽百寻，是为曼延’者也；鱼龙者，为舍利之兽，先戏于庭极毕，乃入殿前激水，化成比目鱼，跳跃激水，作雾障日毕，化成黄龙八丈，出水敖戏于庭，炫耀日光，西京赋云：‘海鳞变而成龙，即为此色也。’”从上述可以看出，汉代的鱼龙曼延，即幻术与龙舞的结合，演出中是以龙舞为主的。

舞龙灯流行于我国很多地区，历久不衰，是都市乡村闹元宵或重大庆典活动中的传统节日。清代吴敬梓《儒林外史》第二回，写山东兖州府汶上县薛家集闹龙灯的事：成化末年，正是天下繁富的时候。新年正月初八日，集上人约齐了，都到庵里来议闹龙灯之事。到了早饭时候，为头的申祥甫带了七八个人走了进来……荀老爹先开口道：“今年龙灯上庙，我们户下各家须出多少银子？”申祥甫道：“且住，等我亲家来一同商议。”说了半日，才讲到龙灯上，夏总甲道：“这样事，俺如今也有些不耐烦了。从前年年是我做头，众人写了功德，赖着不拿出来，不知累俺赔了多少。况今年老爷衙门里，头班、二班、三班、快班，家家都兴龙灯，我料想看个不了，那得功夫来看乡里这条把灯？但你们说了一场，我也少不得搭个份子，任凭你们哪一位做头。像这荀老爹，田地广，粮食又多，叫他多出些；你们各家照份子派，这事就舞起来了。”众人不敢违拗，当下捺着姓荀的出了一半，其余众户也派了，共二两银子，写在纸上。

灯与龙的结合，大约起始于宋时。宋吴自牧《梦粱录》中有记载，南宋行都临安（今杭州），“元宵之夜……草缚成龙，用青幕遮草，上密置灯烛万盏，望之蜿蜒如双龙之状。”吴氏所说的是静止状态供人观赏的龙灯。但龙是一个能行走、善飞腾的神物，自古又有舞龙的传统，所以龙就舞了起来；而既然舞，就不只是在白天，晚上也要舞，这就离不开灯，因此就有了龙灯，所以大凡能舞之龙，都通称龙灯。南宋大词人辛弃疾有“凤箫声动，玉壶光转，一夜鱼龙舞”的词句，说的就是由人舞动的龙灯。

龙灯由龙头、龙身、龙尾组成，一般用篾竹扎制骨架，以棉布缝裹并以彩墨绘画，用染红的苕麻作龙须，以红、黄布为龙脊，将龙头、多节龙身、龙尾连接起来，在布上画龙鳞，一般取蓝、红、皂、白、黄等色绘龙鳞。龙头部分一般重量二十多斤。龙身由许多节组成，每节间距五尺左右，每一节称一档，下面装有供舞者手持的木柄。龙身大小不一，有九节、十一节、十三节、十五节，多者可达二十九节。十五节以上的龙就比较笨重，不宜舞动，主要是用来观赏，这种龙特别讲究装潢，具有很高的工艺价值。组成龙身的节，一般都是单数，象征吉祥。每节点燃蜡烛；也有用桐油、棉纱或灯草做成油捻。这种油捻烧力很持久，龙灯舞动时五光十色，始终不会熄灭。

每逢农历正月十五，夜色降临，明月初升，鲁西北地区的临清市龙灯亦称云龙会，大家来到体育场集合，然后在市区的中央舞起龙灯。演出时，队伍两侧不时点燃鞭炮，烘托气氛。耍火流球的人在前面打场，持珠人引龙前行，龙头在半空中上下起伏，长龙时而左右盘旋，时而侧仰着全身，时而龙头随珠，尾随龙头追逐，宛如巨龙腾云游水。一阵喝彩声过后，龙头高举，龙目闪闪发光，左顾右盼，张牙舞爪，十分威严，又十分动人。龙腰部位的舞龙人，健步如飞，舞弄着整个龙体，将龙头紧紧地围绕在当中，顿时做出盘头摆尾之势。持珠的领龙人，将珠摆动，另外一人把火硝往上一甩，在半空中形成一个红色大火团，火团的周围散发出灰褐色的浓烟，宛如云龙钻雾，十分壮观。临清龙舞表演技艺丰富多彩，有“蛟龙探海”“双龙戏珠”“云龙腾空”“龙钻祥云”等。锣鼓伴奏有车鼓、群钹、铜锣，鼓点铿锵，气势磅礴。过去，“龙”在百姓心中是吉祥的化身，多有龙舞祈雨之习，驱灾除害，吉祥太平之说。现在多形容喜庆吉祥之意。临清龙舞，较别地锣鼓颇具特色，并专用铳炮队和火硝队配合表演，演出中铳炮几十门列队两旁，龙舞时铳炮如声声春雷，硝烟如滚滚云雾，龙在硝烟中翻腾搏击，气势宏大，气象万千。记得有一次“闹元宵”临清各路龙灯汇集竟达五十余条，队伍长达二里地。每条龙灯还伴有“十番”锣鼓，声闻十里。赶往观看的人十分踊跃。人们中有“锣鼓响，脚底痒”的说法。

龙灯还是一种民间体育，据一些耍“龙头”的老把式说，一把龙头最重的足有二十斤，最轻的也有七八斤，所以要龙灯时，龙头把式要经常换人；耍“小龙”更要就地十八滚，是非得有些能耐不可的。

龙舞是历史悠久、具有鲜明民族特色的体育运动，一直深受各族人民的喜爱，代代相传，经久不衰，并由此形成了丰富灿烂的民族传统文化——龙文化。

投稿邮箱：

qlwbrwq@163.com

【史海钩沉】

## 历史上的滕国与滕文公

□马西良

滕国，兴盛于春秋战国时期的一处古国，在七雄争霸、战火纷飞的年代，按照孟子“政在得民，以仁兴国”的主张治理，传31世700多年，后被灭。

近日，随着滕国故城的保护开发，善文化广场建设和文公灵昭池的恢复重建，吸引许多专家学者和游客前来考察游览。追忆这个一度有“善国”之美誉的古滕国，寻找当年滕文公礼聘孟子寻求治国之道、以善治国兴盛于泗上十二诸侯国的足迹。

雄伟壮观的文公台前两株古槐，苍劲古朴，左右对峙，枝繁叶茂，传为唐贞观年间所植，距今1300多年，仍然虬枝勃发，当地百姓尊为“神树”，被列为国家一级古树。台下不远有一池，传为“灵池”。

据历史记载，当年滕文公效法文王筑灵台，掘灵沼，遍植莲藕，让广大国民前来一同观赏，与民共同欢乐。传说当年滕文公乘兴月夜赏花观景，走到池边，看着银辉映照灵沼池，荷花满塘，清风徐徐，心情甚是舒畅，只是蚊子嗡嗡飞窜，蛙声不断，大煞风景。文公随口说道：“如此美景，若青蛙不叫，没有蚊子，岂不更美哉！”话音刚落，池内的青蛙只是干鼓肚就是叫不出声音来，嗡嗡乱飞的蚊子也不知躲到哪里去了。从此，灵沼池内青蛙不叫，也没有蚊子。

拾级而上登上高台，视野开阔，清风徐来。台上殿宇回廊，雕梁画栋，青砖碧瓦，殿堂耸立，重现昔日辉煌。左右为立柱重檐，造型别致的亭子，专门设有石桌凳可供游人休息。中间廊道直奔古台主体文公楼，楼高十余米，分为上下层，蔚为壮观。一楼有武中奇先生手书“滕文公楼”和乡贤王学仲先生亲书“为善兴滕”，悬于楼上正中。厅内塑有《孟子·滕文公》记载的文公问政于孟子的彩塑蜡像。雕像神采飞扬，栩栩如生。滕文公神情激昂，双目如炬，右手前伸请教于高谈阔论、鹤发童颜的孟子，侧耳聆听孟子关于治国执政的教诲。文公右侧是文公的老师、大师然友和正在记录文案的左相毕战，君臣之间和谐相处，不觉威严，给人感觉完全是一派祥和的气氛。

滕州是一块古老的土地。滕始于黄帝，因境内泉水“滕涌”而得名。根据考古发现，早在7300年前的新石器时期，就有人类繁衍生息。距今3000多年前，这里又成为商代氏族的摇篮。周武王在灭商之后，大约于公元前1045年，为巩固周朝统治，平定“三监”及武庚叛乱，周公（姓姬，名旦，亦称叔旦）东征先后平息了徐国、奄国及其他东夷方国后，将文王姬昌第十四子叔绣封于滕，开始了滕国建国的历史。叔绣及其子孙是周王朝派来东方监视东夷各国的亲信，滕国当初与鲁、卫、晋、郑地位齐名。

滕国国君滕文公以方圆五十里的小国，与八百诸侯并立，七雄称霸，群雄逐鹿，小小滕国，自然是处于弱势地位。正是面对这种现实，胸怀大志的滕弘（即滕文公）自做太子时就忧国忧民。当了国君之后，滕文公礼聘孟子来

滕国，寻求治国安邦的策略。滕文公把孟子请到上官，用上宾的待遇招待他。然后向他问政。文公问孟子：“滕小国也，兼于齐楚，事齐乎，事楚乎？”（滕国在齐国和楚国两个大国之间，是依附齐国还是依附楚国呢？）孟子告诉文公说：“这不是我所能回答的问题，如果没有更好的办法的话，可以挖深城墙外的壕沟，加固城墙，与百姓共同守城，百姓效死而不逃跑，这样就可以保住滕国。”文公又问：“怎样才能使百姓效死而不逃跑呢？”孟子告诉滕文公要行善政、施善教，得民心者得天下。告诫滕文公：“民事不可缓也！”国君替百姓办事，要身体力行，赶紧去办。这样才能取信于民，造福百姓，老百姓就会依附于你。

滕文公以孟子“政在得民”的主张治国，使滕国成为政绩卓越、人丁兴旺、民殷国富、“卓然于泗上十二诸侯之上”、众望所归的善国。因此滕小国以“善国”的美名独标于中国历史上。当年楚国研究神农学说的许行，是先秦诸子中较有影响的人物。他带着农具史书，慕名率徒十人来到滕国定居。宋国的陈相之徒陈良，与其弟辛，背着耒耜来滕国安家落户。小小滕国极度辉煌，成为万国朝拜的东方善国。从此，善国的美誉在这里诞生。滕国传三十一世，历时七百余年，于公元前286年被灭。

文公台左掖门两侧有清代秀才魏积奎砖刻楹联：“古迹进荆流，曾向高台怀世子；遗封原叔绣，莫将飞阁误滕王”，高台东侧建有“文昌阁”、“吕祖阁”、“功德祠”、“休息祠”等。台面有一巨石，上刻李白手书“壮观”二字。说明当时的宏伟壮观，曾被一代诗圣所感叹，留下了这千古墨宝。

1992年，滕州市人民政府对文公台进行了重修，台东侧新建的碑林，陈列着历年来征集的碑碣、墓志、唐王室全造像碑、唐兴国寺碑、唐梁山耶娘碑、金太平院碑、金大定碑、宋太祖赵匡胤圣谕碑、元大清真及华士奎等人的书法艺术石刻等。文公台的重修，使历史上曾一度辉煌的千年古国重新勾起人们的怀念，使享誉鲁南的古滕八景之一的文公台得以重现，供游人游览观赏，怀思古之幽幽。

滕国悠久灿烂的历史文化，滕国古城的美好风景，是人们世代追怀向往的文化圣地。有诗赞曰：“灵台经始溯文王，继继绳绳率旧章。效法必能成不日，流风犹自忆甘棠。漫从汉官评云露，奚向秦箫引凤凰。抚字愧予来善国，熙熙愿登共春阳。”清代县令王政借“文公古台”抒发自己的情怀，借滕文公效法周文王关心民间疾苦，执政为民的壮志，表示自己来到号称“善国”的地方做官，就一定与民同乐，关心百姓生活。

几度东风吹世换，千年往事随潮去。西汉时期，因不堪南梁、荆水的侵扰，滕的行政中心从滕国故都迁至地势较高的现城区位置，滕国旧址繁华褪尽，复归沉寂，只留下文公古台叙说当年的辉煌。明清以后文公台建庙立观，为儒释道三教合流的圣地。

古城像一位长寿老人，背负着数不清的岁月和伤痕从历史的地平线尽头蹒跚走来，这些斑驳的痕伤更加彰显出他不老的风骨，他依然那么气朗神俊，依然那么光彩夺目。昔日的繁华景象似过眼云烟，还依稀在我眼前浮现。漫步在滕国旧址仅存的一段如同土坝般的城墙下，拨开杂草丛生的城墙，发现夯筑的城墙上的土与耕地里的土不一样。弯腰垂手摸一把湿乎乎的城墙土，对着鼻孔嗅闻，仿佛闻到了春秋古国烟火的味道。

历经沧桑，古城似乎变了，但又似乎没变。作为滕国历史见证的文公台，依然矗立在这片古老的土地上，让人们到这里怀古凭吊，叙说着昔日滕国的辉煌。

城市在发展，时代在变迁，不变的是古滕国厚重的“善”文化和在“善”文化的浸润下的这片热土……



滕国故城旧址